

「枝仔冰冷冷定定」

—中部方言調查紀行

大年初三至初十，我南下到彰化、臺中、南投三縣作了一次為期八天的臺灣鶴佬方言調查旅行。這是我整個臺灣方言調查的一部份。

去年這個時候，我曾經到鹿港做了三天的鹿港方言調查，那是一次詳細的調查，對鹿港方言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這一年來我對一些特殊的方言像宜蘭、澎湖、萬華、都做過詳細調查。但如全臺灣都以同樣的方式去做調查的話，以我一個靠稿費維生的人，點點滴滴的去，恐怕一輩子都做不完。所以我對一般的方言，只選擇幾個漳泉音不同的聲韻、聲調作發音上的調查比較，目的只是要確定各個地區漳泉音混合的情形。

留德化工學者關心臺灣傳統文化

新年初三，我住進楊文彬兄家。文彬兄我已認識多年，但一直沒有深談過，直到前年夏天，我陪王振義兄和許常惠教授在彰化調查即將成為絕響的臺灣傳統音樂時，在文彬兄府上住了三天，才和他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文彬兄是留德化工學博士，並不是語言和音樂的專家，但是他對臺灣傳統文化的關心不是常人可以比得上的。去年我去調查鹿港方言，他親自陪我找到傳統教書先生許志呈老先生，此次一星期的中部方言調查，從頭到尾都由他陪伴。以文彬兄的學歷本可以留在德國，但是他說：「我走偏了德國，發現德國任何方面都比臺灣好，但是我並不想在德國生根，一畢業便趕緊回到自己的祖國，我只希望把臺灣建設得比德國更好。」

但是他回國之後一直沒有過參與建設臺灣的機會。不但如此，由於他的黨外立場，連個工專教職都保不住。目前屈居於高工教員的職位，令人有大才小用之嘆。

鹿港腔漸失特色

第二天（初四），文彬兄親自開車帶我訪問鹿港，這一次訪問的對象是一個沒有讀過私塾七十歲的李老先生，我發現他的文讀音系統深受臺灣普通腔的影響。依我去年調查李志呈老先生的白話音有八個聲調（本變調一起考慮有八個，但本調只六個），文讀音濁上歸濁去；但李木慶老先生的濁去歸濁上，這一點只好求之於臺灣漳腔系統的影響了。潮州也有濁去歸濁上的情形，我

想也是受到周圍漳州和客家七聲調系統的影響。

這一天晚上，鹿港縣議員候選人落選的陳明秋先生設宴款謝各方幫忙的人，我們「潤嘴食四方」，也忝陪末座。陳先生學識很高，地方上也甚得人望，只可惜堅持不買票，落得高票落選。近年鄉下買票之風盛行，選舉形同標會，真不知民主前途何去何從？

席後，我抓住幾個附近鄉鎮的人記音，發現芳苑的「仔變調」極為特殊，「仔」字在全省各地都讀高降調，鹿港老一輩是高平調稍降，年輕一輩也多半變成高降調，但是芳苑和大城的「仔」是個低降調，和陰去同調值，「仔」前的變調也很奇怪，和普通的主聲調變調都不一樣。

溪湖的口音和汐止的安溪腔非常接近，這種腔調我在臺北縣以外的地區很少發現，溪湖是個特殊的地區。另外一個孤立的地區是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也說安溪腔，但是這類安溪腔由於周圍的優勢音的同化作用，年輕一輩已變成廈門腔了。

員林枝仔邊輦輦奠奠

第三天（初五），我們由大村南下，直到大城，由黃文華先生開車。這段路程上，最大的發現是大村、員林、永靖三鄉鎮的潮州腔。員林附近主要是客籍和潮籍的後裔，但客籍已不能說客家話，全都說鶴佬話，潮州話本屬鶴佬話，但員林的鶴佬話也喪失了潮州音，同化於臺灣漳州腔，但還保留了少數的潮州特色。比如冰、冷、定，漳泉都讀作 ping、'ling、'ting，但潮州却讀

成 peng、'eng、'teng，也就是-ing 讀作-eng。大村、員林、永靖保存了潮州的這個音。這種 eng 在閩南的漳泉話中是沒有的，所以一般人發不出來，都訛成 en 或 ien。所以常聽人取笑員林人把「枝仔冰冷冷定定（硬）」說成「枝仔邊輦輦奠奠」，其實是錯的。我曾經在火車上碰到一位鄰座，一聽她口音便知是員林人，可是她說的不是標準的員林腔，前述冰、冷、定（硬）她說成 pen、'en、'ten，一問才知是埔里人嫁到員林的。可見員林腔不好學。

陝西村沒有陝西人

第四天（初六）上午，我們去秀水鄉，由孫正毅先生開車。秀水土名「臭水」，那裏有一個陝西村，記得幾年前報上曾喧騰過一陣子，說陝西村人供奉的烏面將軍，就是鄭成功麾下馬信將軍，由於馬信是陝西人，村人爲了紀念他，遂命馬信死的地方爲陝西。最近考證出來，一些高官便在此設了一個陝西文物館，供奉幾個陝西籍的高官大將，有人便以爲陝西村是陝西人後裔。我想這個問題很有趣，如果陝西村人是陝西人後裔，那麼陝西村人是不是還記得幾句陝西話呢？但是當我們開車直赴陝西村，却發現陝西村人說的是泉州腔的閩南話，問起他們的祖籍，多半是安溪、南安（泉州），沒有一個陝西人。但是有人墓碑上明明寫著「陝西」，該村長老說：「陝西」是「陝西村」的意思，和「陝西省」無關。我想也對，因爲一般的習慣，墓碑上記的祖籍都是縣名或鄉鎮名，沒見過記省名的。

我們不死心，又轉到隔村去訪問了「曾厝厝」，曾厝厝的口音和陝西村差不多，也是安溪、南安籍人，只是說的不是安溪腔，已變成廈門腔。不但如此，「曾厝厝」沒有姓曾的，多半姓林。他們開玩笑說：「曾厝厝沒有曾姓，陝西村沒有陝西人。」

在清水碰釘子

下午，我們走臺中海岸線。這個地區一路上是泉州腔，以梧棲、清水為中心，越邊緣越變成廈門腔。到了大甲就可以說是廈門腔了。路上最辛苦的莫過於清水了。我們到了清水海濱村的老活動中心。廟宇、古厝、老人館是我們接觸的主要對象。有些老人非常客氣，但清水的老人對我們非常冷淡，對陌生人有排斥感，對文化工作漠不關心，互相推托，沒有人願意接受訪問。最後我們不得不放棄，在同村找了一位賣檳榔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雖然接受訪問，也顯得不太樂意。清水、梧棲的聲韻和鹿港差不多，不過聲調已變成廈門型。

到了大甲，我們訪問了連武雄老師，連老師是文彬兄的同學，好久不見，晚上少不了又受他招待一番。席後我們又訪問了老友賴添錦兄，賴兄是我三十幾年的老同學，在我困苦的時候曾經伸過援手，去年我的拙著「臺灣鶴佬語聲調研究」出版時，他一口氣買了十幾本去贈送朋友，逢人便為我宣揚一番。

本來我想坐一會兒便打道回彰化。因為孫先生的工廠晚上十點還要出貨，可是添錦兄一聽說

孫先生對茶道有興趣，得了知音，大談起茶經來，並且把家中的名罐一個個搬出來供大家欣賞。添錦兄不但知道名罐的製作法，並且對製作人的身世、作品如數家珍，娓娓道來，聽得大家樂不思蜀，直聊到深夜才回家。我與添錦兄雖然相知甚深，但不知道他還有這個雅趣。

漳中有泉泉中有漳

第五天（初七），藍正中藥師放下自己的藥局生意，撥冗開車帶著我跑遍北臺中，由后里至大雅的四鄉鎮。我們先調查了頂后里的漳州腔，和豐原的口音差不多。但是隔村的泉州厝就說泉州腔，這種情形和芬園差不多，芬園鄰村的茄老村說的是漳州腔，但社口却說的是泉州腔。所以我感覺臺灣的漳泉音分佈相當複雜，筆者以個人的力量只能抽樣作網狀調查，如果要詳細的作，非得逐村作地毯式調查不可，而這就不是筆者能力所能及的了。

和藍藥師一起出來的這一趟非常順利。當傍晚時分訪問大雅的一間古厝時，主人張先生把家中的古董統統搬出來給我們欣賞，談得興高采烈，最後還熱情地要留我們吃晚飯。我爲了調查方言走遍全島，這位張先生算是最熱情的一位。根據我的經驗，山區及平地的農人比較有人情味，海邊及都市的人情味比較淡薄一些。但這一趟北臺中之旅之所以這樣順利，或許要歸功於藍藥師的口才，藍藥師態度從容，說話簡潔堅定，給人予信任感，所以一路上沒有碰過釘子。

臺中南投是兄弟

第六天（初八），我們訪問南臺中，由謝明輝先生開車。同行的，除了每天陪伴我的文彬兄之外，還有一位張淑玲小姐，張小姐還在師範學院就讀中，對鄉土文化十分關心，悟性很高，一說就懂，我碰到的年輕人很多，多半好高騖遠，輕視本土文化，張小姐能够關心鄉土文化，是很難得的。

南臺中的方言比較接近南投，和臺中市及北臺中雖然很接近，但北臺中入聲本調陰陽不分，南臺中的入聲陰陽還可分得清。不過由於陰陽入的調高相同，只分長短，調值很接近，將來一定會走北臺中的路線。

經過霧峯時，我們順便參觀了林家花園。林家花園相當廣濶，但有些建築非常殘破，護龍（廂房）被人佔住，有些經過改造，失去原有的風貌，非常可惜。臺灣的古厝已經不多，再不加以維護，將來我們的子孫將不知道自己的祖先過過什麼文化生活。

這天傍晚繞到芬園，找到藍藥師，藍藥師在這兒開業。當我進入藥局時，藍藥師正在藥房裏配藥，文彬兄高呼：「有人在嗎？」，裏面回答：「請坐。」文彬兄說：「肚子餓有藥嗎？」一聽便知道是熟朋友。「潤嘴吃四方」，晚餐免不了又是藍藥師請客了。

車子開到芬園貓羅溪畔一家鵝肉店，才想起張小姐吃素，藍醫師說：「也許鵝肉店也賣素菜

。」入店坐定，我問老闆：「鵝肉有沒有素的？」老闆說：「鵝肉那有素的？」我又問：「鵝吃什麼？」老闆說：「吃草。」我說：「那就好了，草是素的，鵝吃草，鵝肉當然也是素的。」話未畢，哄堂一笑。拿吃素人開玩笑，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埔里平埔族講鶴佬話

第七天（初九），我們趨車往埔里方向而去，又請孫正毅先生開車，本來只想向孫先生借車子，但因為下雨又是山路，怕我們對車況不熟，發生危險，孫先生慨然放下工廠的工作為我們開車。沒想到車入雙冬雨便停了。

車抵埔里，已經中午，我們找了一家西餐廳進午餐。搖電話請詩人王灝出來，王灝本名王萬富，是我大學同學，當年筆名王浩，不知何時改名王灝；十幾年不見，王灝沒有長高，噸位却增加不少，倒是沈默寡言的個性依舊。

埔里的方言，正好請王灝的尊翁作發音人。一路上，從草屯到埔里，口音都沒有什麼不同，和南臺中是一個系統，但上聲和鹿谷一樣，特別高，有點像鹿港的上聲，但絕不是泉腔，而是漳腔系統，當然免不了也摻雜幾個泉腔韻。

我對平埔族的鶴佬語一直非常感興趣，所以這次到了埔里，我便不忍放棄訪問平埔族。尤其是埔里的平埔族，據文獻是移自葫蘆墩（豐原），了解埔里平埔族的語言特色，也許對研究葫蘆

敬的歷史有些幫助。

經王灝的介紹，我們認識了畫家梁坤明先生。王灝家的牆上掛了好幾幅梁先生的水牛圖，他



訪埔里詩人王灝的父親

以水彩畫的技法作彩墨畫，線條大膽雄渾，給人十分清新的感覺，這次能够認識他，可謂幸會。梁先生有位姻親是平埔族。

在梁先生的引導下，車子直抵觀音山莊。山莊的主人廖文賢先生因中風，行動不便，聽說幾年前他是全埔里最壯的男人，可以一肩扛起三百斤重的東西。他的牛也是全臺灣最壯的，再重的牛車都拉得動。沒想到一朝中風，變成半身不遂，上蒼可真會嫉妬人呀。

廖先生的平埔腔鶴佬話已經够重了，但是他說他還不够「純」，所以介紹我們去守城村見該村的八十一歲老人 Kunnai (潘君乃)。Kunnai 自稱是 tahabu 族，他們總稱漢人爲 tinter，稱鶴佬人爲 tapuwu，稱客家人爲 hgutakai。

平埔族話將成絕響

依文獻記載，埔里的平埔族四社有一族移自豐原附近的岸裏大社。由於土地受漢人侵佔、騙取，一部份移入宜蘭，一部份遷入埔里。現在埔里四社中的烏牛欄（今改名愛蘭，平埔族名 auwan）、大埔 (tatlau) 原來是豐原附近的地名。

但是據 kunnai 老先生的敘述，他們的祖先原住艋舺（他們稱之爲 kali），後來經新竹搬到岸裏大社（豐原）。至於何時搬入則已不可考。

埔里守城村的鶴佬話音韻，大抵和埔里的漢人差不多，只有一個特殊的口音，即「竹」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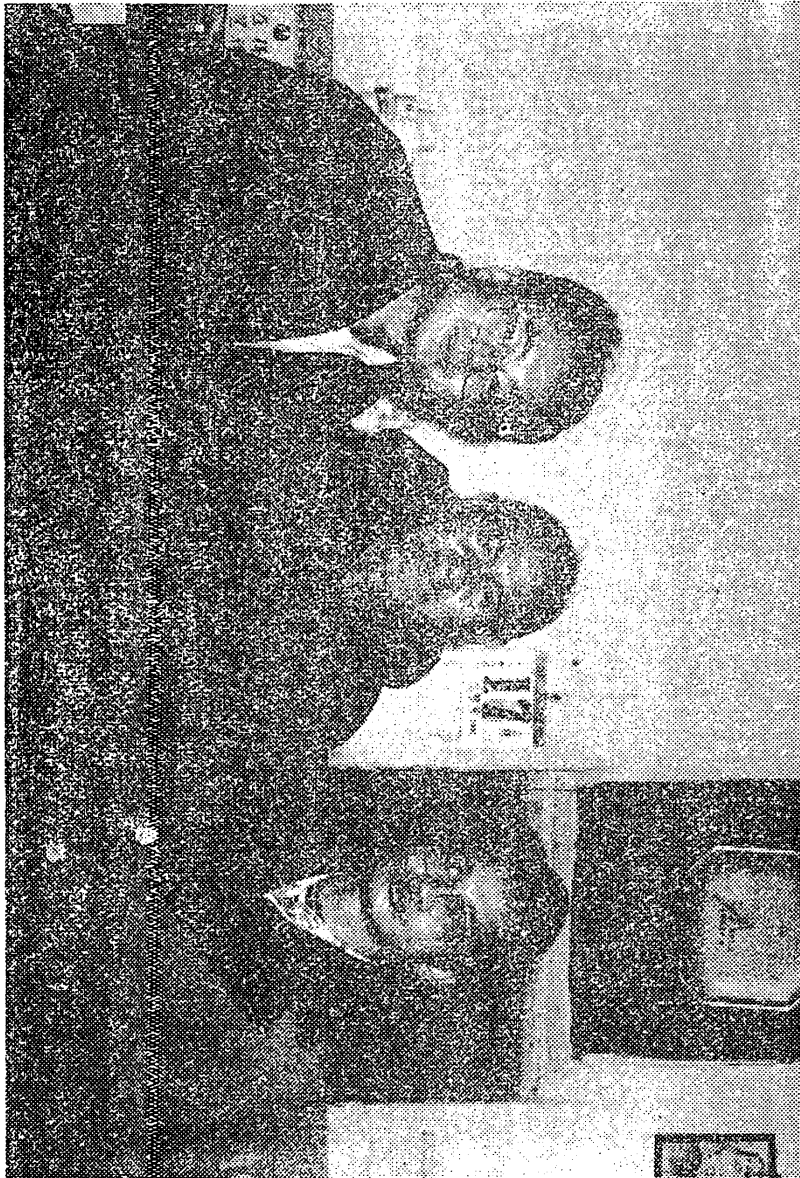
tiak，「粟」說 chiak，「熟」說 'siak 「性質」說 'siang-tsit，「冷」說 'liang，「穿」說 'chiang……這種口音是泉州惠安及晉江的特色，由此推測，豐原神崗一帶最初移住的是惠安人或晉江人。

依我們這一次的調查，豐原偏漳腔，其西鄰的神崗偏泉腔（岸裏大社在今神崗境內）。雖然神崗已經沒有晉江惠安口音，但由埔里的調查可以推測古代的豐原、神崗一定是和埔里一樣說晉江、惠安腔。

這是運用語言學作歷史考證的方法。當然我們對豐原、神崗一帶居民的祖籍還沒有做過調查，不可以妄斷，不過豐原、神崗屬泉州區是不會錯的。

我問 kunai 還會說平埔族的話嗎？他說：「當然會，只是沒有幾個人跟我說了。」目前六十歲以下的平埔族已經不會說平埔族話了。八十歲左右的老人已經沒有幾個，可想而知的，pazeh 平埔族語必然會在幾年內，成為絕響，pazeh 的歷史、文化也必然會在幾年內消失，這真是人間的一大悲劇。

反觀臺灣的鶴佬、客家，年輕人不會說鶴佬話、客家話的越來越多，再過幾十年，鶴佬話、客家話也會成為絕響，鶴佬文化、客家文化也會消失，我們將步平埔族的後塵，演出另一個更大的悲劇。



左起：作者、埔里最有學問的平埔老人潘君乃先生、熱心鄉土文化的
楊文彬博士

沒有文化自覺的民族只有走向滅亡的道路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著 kunnai 老先生的一句話：「我們番，才是真正的臺灣人。」他的自尊心令人尊敬，但是這臺灣的主人正在被同化、消滅。做為一個後來的臺灣人，我有一種愧疚感、罪惡感。真正的野蠻人是以武力、欺騙、壓迫、消滅別人的人，而不是被欺壓、被消滅的人。然則如何保存、恢復臺灣傳統文化應是我們這一代年輕臺灣人的使命，但是我想，目前最迫切的恐怕是趕緊搶救即將在五年內、十年內就要消滅的平埔族文化。只可惜我們的語言學家、民族學家只一心在追求名利，沒想到自己應盡的文化使命。如果平埔族文化消滅的命運是必然的，那麼誰去為他們做個「墓碑」？他們將連個「墓碑」都沒有就被消滅嗎？

當然最可惜的是，平埔族自己並沒有文化的自覺，年輕人一味追求名利、模倣漢人，這是最大的危機所在。由此我們也得到一個活生生的教訓——沒有文化自覺的民族只有走向滅亡的道路。

原載「自由臺灣」第七期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行